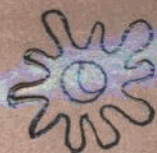


世纪诗丛

邹建军 主编

孤灯的自述

严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严志,女,1974年生于湖北沙市。现为湖北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曾在各地报刊发表诗作多首,《优秀新诗三百家》等收录过其作品。其抒情诗清新柔美,空灵雅致,值得赏读。《孤灯的自述》为作者处女诗集。

迎接新世纪

——《世纪诗丛》总序

邹建军

21 世纪的曙光就要照临我们的头顶。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迎接新世纪，是每一位有历史感与责任感的诗人作家都在思考的命题。世事沧桑，百年一瞬。当我们遥望即将过去的一百年的风云，我们无限感慨，同时也涌起一股心绪：我们必须迎接挑战。

在本世纪初叶，旧体诗走向小胡同，显得苍白和瘦弱。中国诗人面对已经逐步近代化的时代社会而显得手忙脚乱。胡适、郭沫若、沈玄庐等接受挑战而弃旧体，用日常口语来抒写感情，借鉴吸收外国的自由诗体，创作大量的白话新诗。中国的新体诗由此开始并成长起来。七十年代中期，长时间流行的极左思潮禁锢了诗坛的自由空气，八股调、标语式、口号腔的诗满天飞，真正的诗人和有素养的读者敢怒不敢言。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一代青年诗人接受挑战，打破思维定势，革新艺术技法，创作了一大批被人误称为“朦胧诗”的优秀作品。如果以客观的历史的态度来看，朦胧诗中虽有一些本无深刻内容而无病呻吟，本无精当形式而故弄玄虚的诗，但朦胧诗的崛起无异于一场诗歌艺术的革命。新生代诗人

Abstract

从本质上说是朦胧诗的延续，无论从表达方式和艺术体格来说都是如此。艺术必须在求新求变中才可能得到发展，固步自封是艺术的敌人。诗史的发展表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只有不断地接受挑战，才会不断地再现辉煌。

每一个诗人都渴望建立新的思想艺术格局，都盼望创作出既受当代人欢迎、又能得到历史老人首肯的经典之作。而要如此，就必须接受社会现实、时代发展和新的艺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写了一辈子的诗，诗作在报刊上变成铅字者也有数百甚至上千首，诗集也出了许多本，但真正说起来，却很难挑出一首代表作。在当代诗坛上，人们一谈到某诗人就想起其代表作的情形实在不太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能接受新的挑战，没有强烈的主观求索精神，不能时时超越自己，就更不能永远超越众人。接受了新的挑战的诗人会不断地推出新作，有的作品会带有经典性，而在原地踏步的诗人则会被时代所淘汰。

诗人们怎样接受新世纪的挑战？首先要有世纪意识和宇宙意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年代，以及这个特殊年代对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意义。对于历史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只看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即意味着平庸和浅薄。既看到历史的细微末节，又看到历史的总体趋势，并且能更进一步领悟历史的精神，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历史感对一个诗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素质。世界也在日益缩小，地球犹如一个村庄。科技发达的国家正谋求向外层空间发展。真正的

诗人必须在关注个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全人类和全宇宙。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人类的命运将受到考验。如果诗人不正视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只去咀嚼那小小的个人悲欢,并且这种悲欢和人类没有丝毫关系,那他的诗的价值也就相当地有限。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号,它令人肃然起敬。写诗的人很多,而诗人却很少。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世纪意识和宇宙意识,才可能有高远的视角、宏深的思想、悲壮的情怀、伟大的理想,才可能孤标独秀、卓然于世。

其次要立足本土、远接高古、走向未来。中国新诗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现代化。现代化也是本世纪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强烈愿望。文化的现代化和物质技术的现代化有所不同。文化现代化并不是洋化。全盘西化并没有必要,也很难行得通。充分地世界化,符合世界文化潮流必须立足本土。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现代化建设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也是时代精神的主潮。中国人重现实,重礼仪,中华民族坚韧不拔、顽强勇敢,这些都应成为诗人关注的中心。诗人必须立足于目前中国的现实,为当代的读者写诗。要说当代人的话,要为当代人而说话。这就是所谓诗歌的时代精神,就是所谓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在诗歌现代化的过程中,诗人必须有远接高古、走向未来的气魄。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具有光辉灿烂的诗歌文化。黄河流域朴实沉重的《诗经》传统与长江流域华美绮丽的《楚辞》传统犹如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哺育了历代千千万万的杰出诗人。有出息的诗人必须承续传统之精华,并纳入自己的创造体系。国外的诗歌文化

传统也同等重要。目前的诗人正在反省和沉思。无论中外，传统只是一种精神遗产，必须通过吸收消化，化为自己的血肉才会产生新的生命力。过分强调传统，传统就会成为一种负担，使本来比较封闭的诗更加呼吸困难；过分否定传统，则可能割断自己的血脉，患贫血症而萎靡不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上半叶，在更加改革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与诗歌无疑会大量进入国内，这个过程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统一。中外诗歌文化的相互碰撞，引起诗歌本体的裂变。从而产生新一代的诗歌。而诗人则是新诗歌的创造者。只有立足本土，遥接远古，吸纳八面来风，走向未来，才可能成为一代杰出的诗人。

《世纪诗丛》的作者都是肩负着跨世纪使命的青年诗人。虽然不能说他们都非常杰出，但他们的确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且也有跨世纪的诗人所应具的相当基础。蒋默，这个川中成长起来的散文诗作家，以对山川风物的描写与想象见长，让人感到散文诗发展到世纪末已趋于精致化与艺术化。罗胸怀与黎军阶则是江南的歌者，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军人生涯中思念草长莺飞的故土并开始写诗。他们对于江汉平原与鄂南山区的那一丝丝情缕让人感到当代的华夏子孙与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犹如父母，犹如情人。并且在诗艺上都有别人不可取代的特征。鲍立社的爱域则更宽广，少年的游玩之所、青年的服役之所、中年的服务之所都成为他难忘的三个故乡，都让他心痴和心痛。世纪末的华夏儿孙四海为家的情怀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杨车谷则执着于

表现普通人的朴实之情，他所亲近的教师、同学、生意人、老乡亲、流浪汉、打工仔等都在他诗中活跃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诗性思考。同样以写情诗见长的是周俞林，富有世纪末诗人的青春风采。他的诗清新纯净，时有出格的想象，常让诗情在想象中升华为一种境界，很自然地让读者沉醉其间。周俞林的诗让人想起那个沈从文，以及沈氏的湘西笔调。严志的抒情诗细腻纤巧，具有古朴典雅的格调，语言节制又富于内在之美；胡培青的抒情诗明丽可解，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感。

21 世纪将是一个更加开放、充满竞争的时代。诗人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崛起的中华民族要求诗歌的黄钟大吕。让我们抛弃那些庸俗、狭小、平板、呆滞的气度，让我们这些世纪末的年轻诗人在世纪之交广阔的自由之土上，成长为 21 世纪诗坛挺拔的大树。让我们每一个诗人都能创造出诗歌的航空母舰，诺贝尔文学奖理所当然应有我们中国人的席位。让我们起来，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1994 年 5 月 25 日

目 录

第一辑 花 季

花 季.....	3
别.....	4
手 帕.....	5
春天的小女孩.....	6
梦.....	7
无 题.....	8
昙 花.....	9
那首童谣	10
成 长	11
涉 梦	12

第二辑 孤灯的自述

孤灯的自述	15
烛 花	16
依 旧	17
品	18
传 说	19

春 韵	20
雨 丝	21
采莲曲	22
水上填词	23
守夜人	25

第三辑 风中的呼唤

风中的呼唤	29
秋	31
风雨那头	32
至 爱	33
家	34
桃树吟	35
乡 愁	36
夜行人	37
红颜知己	38
读者来信	39

第四辑 走出小巷

走出小巷	43
失	45
回 声	46

掌 纹	47
挣	48
女诗人	49
子夜都市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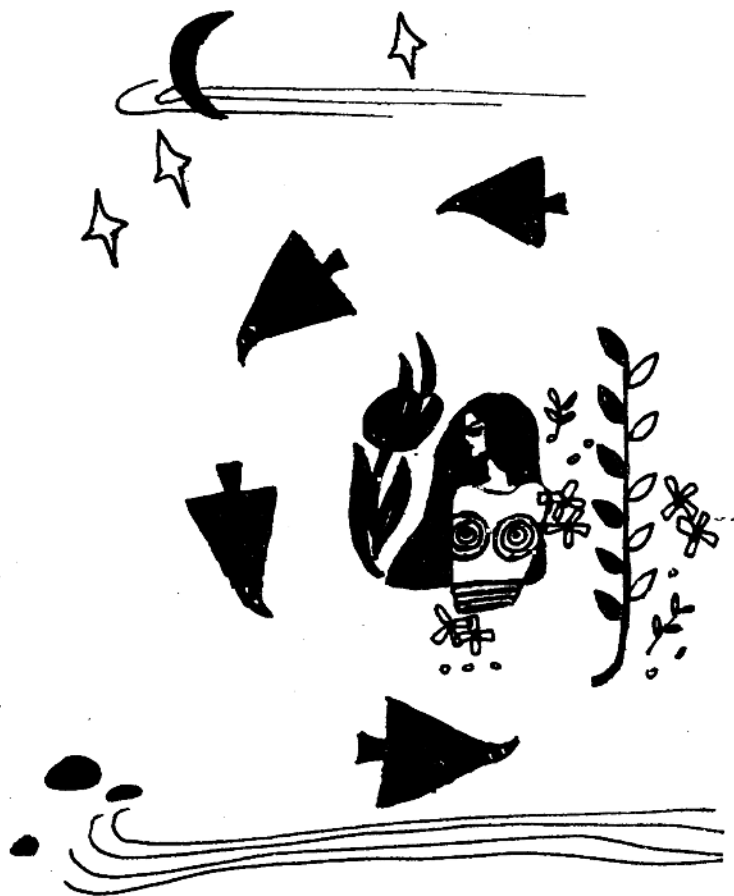
第五辑 雪 崩

雪 崩	53
陪 我	54
等 你	56
悲 歌	58
千千结	60
盼	62
磁卡电话	63
CALL 机	64
水湄之感	65
不言别	66

第六辑 最后的骊歌

最后的骊歌	69
问	71
门	73
落 花	74

遗 忘	75
看 客	76
祭 雨	77
心 海	78
消 逝	79
尘 封	80



第一辑 花季

花 季

燕子噙着新泥掠窗而过，
柳条温柔地复唱一支轻曼的歌，
童年放逐的小船又漂近一程。

我临风而立，
春衫眩目，长发飘飞。
在一片灿烂的春光中，
笑迎十六岁的花季。

晶莹的晨露打湿了鞋尖，
嫩绿的小草抚着脚跟。
我踏雾而来，
轻吟一首优柔的小令。
梦里仍有彩蝶翻飞，
粉粉紫紫的花中仍有天真的笑靥。
真诚投身于熙攘的人群，
用全部的爱意拥抱世界。

在岁月的拐角，
我含笑与过去作别，
虽然也有泪水，
润湿的瞳孔愈加澄澈……

别

你含泪轻倚桅栏，
我那束洁白的六月雪倾在你的臂弯。
静静立在江岸，
任凭小雨湿润了我飘忽的长发。
时间在无声的泪雨中悄悄流逝，
汽笛声中，
你怅然离我而去，
离我而去。
我默默撑开那柄红色的相思伞，
转身却又回首，
终于跨不出忧郁的栅栏。



手 帕

不知为何，
岁月愈浓，
手帕的颜色却愈淡了。
总有些莫名的泪水将它湿润，
继而飘满自己的天空。



春天的小女孩

扎蝴蝶结的小女孩，
蹦蹦跳跳，
溶进春光弥漫的田野。
对着蒲公英鼓起小腮帮，
“呼”——

小蒲公英来不及与妈妈告别，
便带着小伞，
勇敢地踏上了旅途。
小女孩久久凝望，
苹果般的脸上写满祝意，
却不知自己，
早已成了春天的景致。